

尾巴

南丁



中原农民出版社



南丁
尾巴

中原农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以较多的篇幅，艺术地描述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程中那段荒诞岁月中的荒诞故事，生动地勾画出在特定情境中各色人物的魂灵，绘声绘色，入木三分。年青的读者会以为这部是天书，是不该发生的故事。但这都是确曾发生的故事。读了这部小说集中的许多故事，你会深切地了解到在荒诞的岁月中，是非、黑白、美丑、善恶怎样被颠倒，如今的改革开放如何来之不易。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以此存证。

尾 巴 南 丁

责任编辑	李明性	版式设计	王文雅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委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35千字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南丁，出版过小说集《检验工叶英》《在海上》《被告》。有作品入选过大学中学课本、课外教材，以及《新文艺大系》《新文学大系》，并被介绍到国外。

自序

这个集子里的一些篇章，是荒诞岁月中的荒诞故事。

对于这些荒诞故事，如今的年轻读者，会不可理喻，会不能想象，会以为是胡编乱造，会以为简直是“天书”。

不幸的是，它们不是“天书”，确是地上人间发生过的故事。关于此，年长的读者都可作证。

年长的读者作证之后，还会不屑地说，这算什么荒诞？比这荒诞比这离奇的故事还多着呢。

年轻的读者，应当知道昨天的故事。

年长的读者，不该忘记昨天的故事。

如此，在今天，我们大家就会生活得聪明而快乐。

目 录

自序	(1)
旗	(1)
打柴记	(21)
拉车歌	(36)
他们两个短促一生的编年史	(60)
山上的小屋	(77)
死魂灵	(90)
割尾巴	(101)
亮雨	(110)
境界	(113)
山中速写二题	(118)
酒过三巡	(128)
第九十九棵是刺槐	(142)
勘探者的梦	(152)
新绿	(157)
尾巴	(216)
作家的忠诚（代跋）	嘉季 (286)

旗

序 言

伏牛山深处的核桃沟，是一面旗。从 1958 至 1978，二十年间，这面旗…

上 篇

1958 年麦收罢，橡树坪区一十八个高级社的支部书记、社长和驻社干部，被召集到区委开粮食元帅升帐大会。天热，会就在院里那棵枝叶繁茂的大橡树底下开。偌大一片好荫凉。区委书记李四海做动员报告，介绍了全国全省全地区全县粮食生产的大好形势，这里面着重讲了几个高产卫星单位的数字。他唾沫四溅地提出了“反右倾，拔白旗，鼓干劲，放卫星”的口号。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迎头赶上，大放小麦高产卫星。

“咱放！栗树洼社，三角地，一亩五，单产一千！”

“马蹄窝社，裤裆田，二亩一，单产一千一百一十五！”

“岭上社，歪脖子地，三亩正，单产一千二！”

“红花坪社，桐子树下二亩地，单产一千二百一！”

李四海做了个停的手势：

“隔河弹花，不沾毡弦。放那算啥？卫星它重孙娃！不沾，不沾！重放，重放！”

“重放，就重放！栗树洼，翻一番，两千！”

李四海插话：

“嗯，升一级，卫星它孙。”

“岭上，翻一番半，三千！”

李四海插话：

“嗯，栗树洼他哥，还是孙子辈的。”

“日他妈！咱坐坐火箭！马蹄窝，翻两番，三千三百四十五！”

李四海插话：

“你那算啥火箭？至多算火车，还不能算快车，是那号站站停的慢车。”

正在这时，报纸邮件来了。李四海展示了一张省报社印的特号字大红《号外》：

“看，看，人家西平县小西关，小麦卫星七千三百二。七千三百二！这才算颗卫星！咱放那中不中？不中！咱要学习人家小西关，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敢放！敢字当头！五敢精神！咱要赶上，超过！放那都不算，重放，重放！”

会场上，有撇嘴的，有瞪眼的，有愁眉的，有苦脸的，交头接耳，沉思默想，哭笑不得，各色表情，大多都有。七千三百二！娘地！都被这颗大卫星给吓住了。

赶上？也有赶的。说是赶，只是比前稍有进步，离那颗大卫星还远着呢。

超过？在场的各位，暂时还没有谁个敢有此胆量。

迫不得已，李四海书记只好用整风的方法开好此会。不忙放卫星了。先务虚，学习文件。是某某评论上首篇位置登载的省委书记的署名文章，那文章的标题好像是《哲学大跃进》。李四海

恭读着，讲解着。纯是深奥高妙的理论问题，听得人们云天雾地，只有点头咂嘴表示兴叹的份儿。李四海观察会场的气氛，直感到人们开始开窍，觉悟有所提高，一阵兴奋，乘胜追击，又随手翻了翻新到的报纸，头版头条通栏特号大字标题，映入他的眼帘，真是信手拈来，皆是教材。他用高八度的声音朗读出那标题：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好像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吸收消化的时间，顿了一下，这才问：

“听见了吗？就看咱的胆量如何了？咱山里人，老虎，豹子，啥野牲口没见过？咋就叫它个高产卫星吓住了？”

有人笑着插话：

“那不就是因为没见过吗？卫星，洋的呀”。

李四海看了看那插话的人物，原是核桃沟高级社的支部书记王明川。此人三十来岁，趑趄在人后，嘻皮笑脸，正低头卷一头拧喇叭筒烟，卷好后，用手指在嘴唇上沾了点唾沫，把烟粘好，放在嘴上，擦着火柴，喷出烟雾，这才又抬起头来，正碰上李四海还在盯着他的那对眼睛。

“哈，王明川，人家都放过了卫星，你咋躲在人后不吭？装聋做哑蒙混过关？”

“李书记，你不是说放那都不算吗？跟咱一样，等于没放。”

“这回你带个头，放个算的，叫我听听。”

“还是叫人家先放。咱三个得商量商量。要放就放个大家伙，也算放一回。省得放了收，收了放，来回费事。”

王明川捅了捅社长张山，给驻社干部赵永柱丢了个眼色，他们三人与大堆人马拉开一段距离，拉背场商量去了。社长张山，五十来岁，在树荫凉下，不知咋还出了头汗。他还没吃怔过来，依旧保持着适才那始终如一的表情：瞪眼张嘴。赵永柱与王明川

年岁相仿，光头红脸，额头比明川多了点抬头纹。他低头吧哒烟袋锅，不吭声。王明川笑着又插了下张山：

“山叔，咋了？坐卫星上天了？梦游天宫了？见到玉皇了？”

张山这才把瞪着的眼眯缝了下，张着的嘴合起来。但随即又张开，骂了声：

“你个鳖娃，还能笑出来？”

王明川依旧笑着，向驻社干部说：

“永柱哥，你看，咋放吧？”

那赵永柱把烟袋锅磕的叭叭响。

“咋放？往云彩眼里放！放到九霄云外！越高越好，越大越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我的心得体会，不就是人嘴两张皮，随便吹牛皮吗？”

“你说呢？山叔。”

张山又恢复了那瞪眼张嘴的表情，慨叹着：

“天书！天书！天书！”

“不放卫星上天，咋能看到天书？我问你咱咋放？咱得咬个牙印呀。”

“放它妈个屁！咱呀，甘居下游扛白旗吧。”

“下游危险！白旗丢脸！不中，不中。叫我说，咱得争上游，扛红旗——”那后面的破折号，是王明川小声咕噜的悄悄话。只见张山大怒，拉扯着他的衣襟：

“敢胡说，看我不打烂你那嘴。”

王明川挣脱了张山的拉扯，紧走几步，又踉跄在原来那块地方了。张山、赵永柱只好跟着他。

会场气氛正热烈活跃，这时，只见沟西社的支书武千岭站起来，把个胸脯拍得乒乒响：

“咱来个思想特别解放！柿树象五亩〇三，单产七千三百二十一。超过他个舅子！”

李四海又鼓励又威吓武千岭说：

“好哇，老武。我马上可就要去验收呀。”

那武千岭又站起，拍胸脯：

“李书记，你把心放肚里。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啥时候检查都中。咱等着。”

李四海放过了武千岭，用眼睛扫了会场一圈，扫到了核桃沟那三位：

“咋样？核桃沟的，该听你们的了。”

王明川吐掉了喇叭筒烟的烟蒂，站起来，也用眼睛扫了会场一圈，然后笑咪咪地看着李四海，问：

“都唱完了？该咱唱了？”

“放吧。就差你们了。”

“最大的卫星是多少？”

“沟西老武他们的，七千三百二十一。”

“哈！才七千三百二十一呀？听咱的。不夸大，不缩小。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磨盘碰碾盘，实打实。地和他沟西社柿树畹五亩〇三挨边，六亩七，单产八千〇一十六。一十六去掉，留有余地，算是扣除水份。放个整数，好记，八千！”说着，还比画了个手势。

张山扯着王明川的衣襟，差点没给他扯蹲那。

赵永柱仰脸喷烟，透过云彩眼看天。

“八千！”李四海也比画了个手势，重复一遍。

“八千！不含胡！咱都验收过一遍。欢迎区委和兄弟社检查验收。”王明川一边认真地对李四海说，一边拨拉着张山拉扯他的手。那手松开了，嘶啦一声，扯下了褂子后襟上的一块布。

李四海勾下头，在小本上写下：核桃沟社，六亩七，单产八千，火箭。然后抬头，宣布：

“八千！核桃沟坐了火箭！红旗叫他们扛了！王明川，来来

来，奖给你面红旗，光荣，光荣，鼓励，鼓励。”

王明川一边往前走，一边大声嚷：

“八千！不含胡！八千两！十六两秤那个两！”

这回轮到李四海张嘴瞪眼了。他拿着画有火箭的三角形红旗的手，象是突然冻结在那炽热的空气中了。随即发怒，腔调都变了，轰轰隆隆一声雷：

“啥？”

王明川抓到了那面红旗，笑着说：

“八千两！不含胡！十六两秤那个两。”

李四海夺过了那面红旗。另换了面画有乌龟的三角形白旗，给王明川。眼睛喷火，呵叱：

“好你个王明川！反对大跃进！破坏粮食元帅升帐大会！看我不拔你的白旗？先打着白旗去游街，回来反省检查错误。”

王明川不接，问道：

“李书记，这是咋？我这八千，他那七千三百二十一，那个卫星大？为啥奖给我面白旗呀？”

“装疯卖傻！反动之极！放卫星有论两放的吗？”

“呵，原是论斤放的！反动说不上。咱觉悟低。是这，咱认领，心甘情愿。”这才愉快地接过那面白旗。他把那面白旗抱在胸前，昂首阔步往院门那里走，遵命去游街。这时，听到李四海叫武千岭的名字，当然是奖给他那面火箭红旗喽。出得院门，听到身后脚步响，核桃沟的另外两位也跟了来。赵永柱的烟袋杆上挑了块白布条，张山的手里甩了块白布条。那是从王明川小褂后襟上扯下来的一块布，他们两位一分为二，私分了。正好与王明川抱着的白旗，在色彩上有着和谐一致的美。

王明川笑着说：

“咋，你们也来陪着游？”

赵永柱看王明川一本正经抱着乌龟白旗，也被逗笑了：

“咋，人多不热闹些？”

张山把笑藏在皱纹里：

“跣蹴得腿疼。咱一起蹓蹓腿，逛逛街。”

游罢街回来，赶上开晌午饭。核桃沟这三位胃口倒没有倒，照样，每人仨蒸馍，一碗汤面条，一盘辣椒炒鸡蛋。王明川鬼，不知在那里又寻下一头蒜。

放下饭碗，王明川找李书记，想问一下叫他在哪个屋里反省检查。听说李书记已经厮跟着武千岭到沟西去了。区长柴正旺把他领到自己屋里，要跟他个别谈话。另外两位也跟了来。大家都坐定。王明川不坐，愁眉苦脸，带着反省检查相，站那。柴正旺笑着骂他：

“你个娃子，鼻子插葱，装象！给我坐那！”

顿时，反省检查相从脸上跑了。人也跑到柴正旺跟前，从区长的口袋里掏出盒黄金叶牌香烟，只剩下一支，就着赵永柱的烟袋点着，这才惬意地坐在小靠椅上，伸着他那露着大姆脚趾头的烂鞋。

“你好大胆哪！王明川。”柴区长点着他的鼻子说。

王明川把脸偏向一边，躲开了那手指头：

“大胆？大胆就不领白旗了。”

“你个娃子，今天可给老李气得不轻。”

“人家真不知道这放卫星是论斤论两嘛。他李书记也没交代清楚呀。”

“狡辩！当我不知道你那一肚子坏水？”

王明川噗哧一笑，算是认账：的确是搞了点捣乱破坏。

柴正旺把王明川正吸着的还剩下半截的香烟，拿了过来，放在自己嘴上，深深一口吸得剩下个烟屁股，扔掉，踩灭。这才说：

“好，咱说正经的。你们那个六亩七，我知道，就是那大块

地，种的南大 2419，我看过，长势还就是不赖。单产八千〇一十六，实不实，没打埋伏”？

赵永柱插进来：

“验收时，咱仨都在。五百〇一斤，一两不差。”

“五百〇一，也算不错嘛，一季超了纲要。”

王明川高兴：

“你说这话中听，还有点人间烟火味。”

“你个马屁精！当面拍马。咋？想叫我包庇你？”

“拍不拍都一样。你反正得包庇。咱再拍一下：你柴区长听，和咱一心。”

“你个娃子不安好心，想把那白旗转让给我呀，妄想，六亩七晚秋种的啥？”

“晚玉米。”

“苗啥号样？”

“苗全苗旺。”

“锄了吗？”

“正该锄二遍。”

“秋季还能闹个八千〇一十六吗？”

“那得看老天爷帮忙不帮忙。”

“我不找老天爷，就找你王明川。爬回去，锄玉米去吧。”

“咋？你这个别谈话就是这？我不还该反省检查吗？”

“你当我不知道你准备咋样反省检查？麦忙天累得腰疼腿酸了，想在这清闲清闲，磨蹭几天，歇过来了，还是个顽固不化。还得叫我管饭管烟。美的你！没那号便宜事。我跟老李商量了：回去，边劳动边反省。”

核桃沟的三位站起来，拔腿。王明川不饶柴正旺：

“快不说你那管烟，一支烟还抢回去半截。”

柴正旺把他们送到院子门口，对他们说：

“心里有数。对那些吹牛匠放的特大卫星，戴上十倍的缩小镜看就是了。”

赵永柱骂娘。

张山的皱纹胡茬都表现着忧虑。

王明川的眼睛突然变得像是阴暗的夜晚。

区长又叮咛核桃沟社干部和驻社干部：

“这股风长不了。如今可是正刮得猛。也不是一会半会就能刮过去的。你们还得做好准备，一是不要晕头转向；二呢，恐怕也得准备受点苦吧。反正，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迟早总得回来。”

王明川说区长，那声调是深重低沉的：

“老柴呀，你也要保重呵……”

柴正旺摸了摸自己褪了色的蓝色制帽，朗朗大笑着说：

“区官！区区小官！乌纱帽不大，丢了不算啥。下官会种田，前程不作难。走吧，走吧，都快给我爬回去吧。”

核桃沟的三位，走到街头，该拐弯了，王明川回头，看见柴区长还站在区委会的大门口，远远地望着他们。

回到核桃沟之后，有一事可记，那就是王明川的婆娘陈金兰把那面领来的白旗垫了鞋底。

下 篇

说是拔白旗，那是就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的、精神领域的概念说的。

在物质上，核桃沟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被当做白旗拔了而消失。它依旧在伏牛山里，依旧在中国的大地上。核桃沟的人们依然生活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核桃沟的庄稼照样生长，鸟儿照样歌唱，花儿照样开放，女人照样生孩子。春日暖，夏日

热，秋天凉，冬天，雪花也飘落在这块地方。太阳照耀核桃沟，也如同往常。夜晚来临，照样星星月亮。核桃沟有条河，清澈明亮，山里人懒得给她另起名字，就叫她核桃河。核桃河照样流淌。平时有涟漪，山洪来时有滚滚的波浪。

生活象核桃河的流水，日夜不息地向前流淌。在流水声中，岁月消逝了。那是过去的岁月。无穷的无尽的岁月还在前头。

核桃河是核桃沟生活的一面镜子。岁月，是在这面镜子的映照中流逝走了的。

五十年代末期，流逝而去了。

整整六十年代，流逝而去了。

七十年代，也流逝而去了一多半。

岁月如流水。这句话说得是很对的。

核桃河的流水，核桃沟生活的镜子，在那流逝而去的岁月中，你映照到什么了呢？

过去了的流水账，不说也罢。

如今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麦收之后。又是麦收之后。

十八年过去了。岁月对人们是公平的。我们在上篇讲到的几个人物，都还健在。每人都增加了十八岁。

各人在各人的位置上。这是生活的安排。

王明川，核桃沟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山，核桃沟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

赵永柱，橡树坪公社驻核桃沟大队驻队干部。也不知是别人，还是他自己，把他名字的最后两个字，换了个偏旁，改为驻，叫做赵永驻。从1955年办高级社算起，他在核桃沟驻了二十一年队，真不愧为“永驻”了。他大约下定了决心，还要永远驻下去。

柴正旺，在核桃沟大队的下放劳动锻炼的插队干部。八年了。大约也可以叫做八年一贯制：八年一贯在核桃沟插队。他老

右——老保——老插，合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也算是三老了。本省一位显赫一时的大人物，曾有一句名言：三老不革命。那是指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说的。老柴当然也在劫难逃。其不革命，可想而知了。

也有颇为革命，叱咤风云，青云直上者，那便是：

李四海，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战线。

武千岭，橡树坪公社党委书记，第一把手。

还有一位新秀陶艳红，也不得不提及。十八年前，她十一岁，是个懂事不多的女娃，还没有什么事迹可记。文化革命开始那一年，她十九岁，是从县立高中毕业还乡的青年。六七年初造反时，她是群众组织“如卷席”的头头。她和王明川有过几次交道，倒是应当载入核桃沟的史册的：

一次是造反前，1965年的暑假，她从学校回到核桃沟来度假时发生的。某一个月夜，王明川从公社开会回来，沿着核桃河走，听到河滩玉米地里有响动的声音，便问：

“谁？”

没有回答。响动的声音也消失了。王明川认准向那声音响动处走去，他以为是果子狸在偷吃玉米。这果子狸的肉很细嫩肥美，他想能侥幸逮住它。他拨开了几层玉米秆，发现了一个已装了半筐玉米棒的筐，再走两步，发现了一个人跣踹在那里。谁？原来是陶艳红，一个十八岁的在县高中上学的女娃。王明川甚至和陶艳红同时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

“嘿，嘿，你个知书明理的女娃，咋干这号败兴的事？呀呀，真是……”

跣踹着的站了起来，随即低下了头：

“川叔，我错了。”

站着的跣踹了下来，脸扭向一边：

“你呀，你呀，叫我咋说你？咋办你？你个女娃家！咋恁稀